

张氏父子之

第三卷

张作霖 传奇

窦应泰 著

张作霖这个出身绿林匪类的乱世枭雄，他究竟凭靠着什么出奇的本领，能够在晚清民国那人才济济的官场之中，得以由一介受抚招安的胡匪而平步青云、扶摇直上？直至跻身宦海，身居显位，由哨官、统领，直升至奉天军务督办、震威上将军、东北三省巡阅使，成为能够左右东北政局的铁腕人物？甚至在各路军阀的通电拥戴下，爬上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，称雄华北，问鼎中原！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张氏父子之

第三卷

张作霖 传奇

窦应泰 著

张作霖这个出身绿林匪类的乱世枭雄，他究竟凭借着什么出奇的本领，能够在晚清民国那人才济济的官场之中，得以由一介受抚招安的胡匪而平步青云、扶摇直上？直至路身宦海，身居显位，由哨官、统领，直升至奉天军务督办、震威上将军、东北三省巡阅使，成为能够左右东北政局的铁腕人物？甚至在各路军阀的通电拥戴下，爬上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，称雄华北，问鼎中原！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张作霖传奇/窦应泰著. —长春: 吉林文史出版社,
1997. 5 (2006. 7重印)

ISBN 7—80528—942—5

I. 张... II. 窦... III. 传记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81655 号

张作霖传奇 (1—5 卷)

窦应泰 著

责任编辑: 张雪霜

封面设计: 原创在线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9.5 印张 503 千字
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)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北京怀柔红螺福利印刷厂 定价: 140.00 元 (全五册)

ISBN 7—80528—942—5

目 录

- 第二十六章 张雨亭涉嫌入囹圄
杜天义冒死劫法场 (355)
- 第二十七章 冒死入匪巢命悬一线
飞枪打葫芦有惊无险 (367)
- 第二十八章 狐疑重重逐赶张哨官
急中生智夜请杜举人 (382)
- 第二十九章 杜泮林受骗拟家书
张景惠二闯三界沟 (395)
- 第三十章 误入陷阱杜立三毙命
血染冠盖张作霖受封 (407)
- 第三十一章 吴俊升逢喜添忧
张作霖假戏真做 (428)
- 第三十二章 兵场冷枪杨月楼昏厥
帅府噩耗顾三妈猝死 (444)
- 第三十三章 周子兴无端遭暗杀
冷美人闯宅举匕首 (457)



张作霖传奇(第三卷)

- 第三十四章 吴兴权慧眼识机关
张雨亭计穷遁洮南 (468)
- 第三十五章 闻兵变督军惊破胆
闯帅府张格下通牒 (478)
- 第三十六章 张作霖持枪震会场
妙龄女临危救张榕 (489)
- 第三十七章 夤夜造访袁金铠诈降
小巷枪声张作霖杀人 (505)
- 第三十八章 张雨亭初进中南海
袁世凯作戏居仁堂 (518)

第二十六章

张雨亭涉嫌入囹圄

杜天义冒死劫法场

张作霖屏退了张景惠、张作相和汤玉麟等三位弟兄，独自一人躺在祖上，烧起了大烟。他“吱吱吱”地连吸几口，吞云吐雾，默然不语地想着心事。在他的眼前，不时地闪烁着巨匪杜立三那双鹰隼般的眼睛，杜立三既是他的友人也是恩人，如今新民知府增韞为了排斥异己，竟然迫使他张作霖铤而走险，去亲自手刃患难的挚友。张作霖痛楚万状，在床榻上辗转反侧，真是令人痛断肝肠……

北镇县衙。

阴森森的大堂上，地中央有一盆熊熊燃烧的火盆。县令脸色清癯，环顾着左右侍立



的衙役，拍案怒喝道：“带人犯张作霖——！”衙役们“嗷呀”一声吼喝，只见两个狱吏将已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张作霖拖到大堂上来。经过几次鞠审和严刑拷打，张作霖早已是浑身血迹、面容憔悴。衣饰褴褛的张作霖刚被推倒在大堂上，便听那凶煞的县令厉声地拍案喝道：“大胆歹徒张作霖，你可知罪？！”

“青天大老爷！”张作霖趴在地上嚎哭道：“图河堡大粮户刘子山家夜失巨金，确与作霖毫无半点瓜葛！我如有半句瞎话，天打五雷轰！”

“混账！”县令怒喝道，“现在本县令已有确凿证据，认定那图河堡大粮户刘子山家巨金失盗，乃是杜立三匪股所为。而这起盗案，之所以被胡匪一夜之间掠夺殆尽，皆因你预先潜入刘家，以借粮为名，实则为杜匪暗中踩盘子，方才使得杜立三得手！快快招来，休得皮肉受苦。如抗拒不招，本县便要大刑加身。打你个半死！……”

“青天有限，我张作霖好冤枉啊！”张作霖从湿漉漉的地上，挣扎爬起，连声呼叫喊冤，叫道：“刘子山家巨金被盗，确与小人没有半点关系！我如何能为那杜立三充当内线？青天大老爷明鉴，如我张作霖与杜匪有一点牵连，情愿身受极刑！……”县令喝问：“事到如今，你还敢狡辩抵赖！张作霖，我且问你，那巨匪杜立三可与你相识吗？！……”

“杜立三？！”张作霖惊愕怔住。县令的这句话，使得他欲应无词，他既不敢说相识，又不敢说不识。其实，只有

第二十六章 张雨亭涉嫌入图固 杜天义冒死劫法场

张作霖自己心里清楚，那惯匪杜立三岂止与他相识？甚至可以说是亲密无间的好友！……

这杜立三，字天义。原本是辽县清麻坎人氏，此人性情亢爽，侠义为人，他机敏狡狴，枪法娴熟。张作霖依稀还记得，那一年正是甲午战事爆发，辽西兵荒马乱，他父亲张有财吃喝嫖赌，输要不成人。有一次张有财因聚赌输了钱，回来的时候他在一片茂密的柳树林子里，被追来的赢家赶上，与张有财在林子里殴斗起来，结果张有财被那个赌汉活活踢死！张作霖当年正是幼小，便哀哀无告地跟随母亲，流落到黑山来。有一天，张作霖在图河堡的一家小店里输了钱，因无资还债，被另一个赢家毒打，却有一个黑脸莽汉将他救出，那个黑脸汉子便是日后成了他朋友的杜立三！从此，张作霖便与杜立三歃血为盟，结为挚友。两人情趣相投，相见恨晚，每天两个人大碗的喝酒，火把的花钱。直到有一天，那黑脸汉子杜立三辞别时，才向张作霖说了实话：他本是土匪绦子上的“水箱”，临别时让张作霖也随他入伙为匪。张作霖推说家中尚有孤寡老母，无人抚养，故而谢绝。杜立三只得忍恨洒泪，挥手而别！张作霖自此一别，便再也不曾见到过那当胡子的朋友杜立三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图河堡的大粮户刘子山家夜失巨金，竟然无端地将他逮捕入牢。每日过堂拷打，老虎凳、夹棍、跪钉板……等刑具，张作霖均已饱受其苦。令张作霖万万想不到的却是，县令竟然逼他承认是惯匪杜立三盗窃金银的内线。



原来，当图河堡大粮户刘子山失窃报案以后，北镇县衙门立刻立案，在追缉中，查明系惯匪杜立三所为。又有人供出张作霖在案发前曾在大粮户家借粮逗留，加之张作霖在黑山时与杜立三勾搭连环，关系密切，故而县令认定张作霖暗中牵线。北镇衙门当即将张作霖捕获，严刑拷问。

“杜立三与我……井水不犯河水！”张作霖想到这里，心里无限委屈，矢口否认道：“我，我恨死他了！……”“胡说！”县令拍案怒喝：“张作霖，你与杜立三非但相识，还亲如弟兄，狼狈为奸！此次图河堡刘家被盗，就是你充当内线，将刘宅藏钱之处，密告杜匪，方才使杜匪夜入刘宅行窃，如入无人之境，还敢狡赖！来呀，大刑伺候！”一群如狼似虎的衙役一拥而上，将吓得浑身筛糠的张作霖上了夹棍。衙役们奋力一撂，张作霖惨叫了一声，扑倒在地上，昏死过去。须臾，一衙役将一桶臭水兜头泼去，张作霖悠悠苏醒。县令怒喝道：“张作霖，你招不招！”张作霖奄奄一息，吐出一声：“我招……”便又昏厥死去。

“画押！”县令厉喝。两个文案上前，揪住张作霖的手指，在已经写就的录案上，按下了指纹！

人声鼎沸，万头攒动。

纷乱嘈杂的人群，忽然自动地闪让开一条小道。只见几个身穿皂衣小帽，手捧雪亮的鬼头大砍刀的刽子手，簇拥着几辆木笼囚车缓缓而来。头一辆囚车之上，木笼里锁着一个披散着头发，瘦脸枯黄，俨如鬼魅的囚犯。他就是在北镇县衙门被屈打成招，被判了极刑的无赖流氓张作霖！

第二十六章 张雨亭涉嫌人围困 杜天义冒死劫法场

此时，张作霖已脸色灰白，眼睛惊恐万状地掠过那万头攒动的人海。想到马上便要成了刀下之鬼，他万念俱灰，颓唐沮丧。当他的眼睛望见刽子手怀里抱着的鬼头大刀时，早已吓得如同一摊烂泥。张作霖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，忽见一位衣饰褴褛的瞎老太婆，手拄着一根藤杖，蹒跚地挤过来。张作霖呆痴黯然的眼睛，忽地豁然一亮，猛地抬起头来，大叫：“妈呀！妈——！”

“雨亭，我那儿呀！……”老姬忽然号啕大哭，圆瞪着两只瞎眼睛，张开双手漫无目的的向前扑来：“你这是前世造下的孽呀！……呜呜呜”。张作霖在木囚笼里拼命挣扎着，哭叫道：“妈！孩儿好冤屈呀！我何时为土匪送信传报了？真是天上掉下来的横祸哟！……”

“张作霖！不得哭闹刑场！”几个监刑的官兵，猛地冲上木囚笼，挥动鞭棍，劈面向张作霖击来。打得张作霖满脸伤痕，额头冒血。另有一伙官兵，从人群里揪住那拦阻囚车的瞎老太婆，连推带极地将那老姬拖出人群。一时间，围观者哗然闪躲。张作霖在木囚笼里，泪如雨下，眼睁睁地看着瞎老母被一伙官兵驱赶出人群。

“闪开闪开！都给我闪开！”几个扛着鬼头大砍刀的皂衣刽子手，在前连声吆喝着开路。围观的百姓纷纷闪开，一个个目睹刚才令人心悸的惨景，惊呼连声，唏嘘不禁。那锁着张作霖的囚车，渐渐来到北镇十字大街，围观的百姓人山人海。正在张作霖左顾右盼之时，猛听得路北的大酒楼上，传来两声“砰叭”的冷枪炸响。接着，弹雨纷飞，



如同爆豆!

张作霖被这猝不及防的一阵枪声,震惊得呆然怔住了。他弄不清十字大街之上,突兀发生的枪响来自何方?正在惊愕四顾之时,却见簇拥在那囚笼两旁的皂衣杀手们,突然“哎哟”一声中枪饮弹,接二连三地扑倒在血泊里。随行的行刑官兵们,都惊慌失措,连声惊呼惨叫。一时间死伤无数,血流成河。围观的百姓们猛听身后枪声骤起,情知有人来劫法场,都惊呼怪叫着一哄而散。刹那间,人山人海的街路顿然变得人迹杳然,空荡荡的长街之上,只留下了横七竖八的官兵刽子手的尸体。

“雨亭!”就当张作霖在囚笼里惊惧万状,左顾右盼之时,蓦然听得有人高声叫道:“你这呆子,为何还不快快砸开镣铐随我逃跑,此时不逃,还等何时?!”张作霖惊诧回顾,只见一个黑脸大汉,从路旁的酒楼“嗖”地一声跳出,正是他的磕头弟兄杜立三。此时的杜立三再也不是往日笑容满面,憨直可亲而是脸面铁青,怒目圆睁,手握着两只单响快枪。他风风火火地奔了过来,气喘吁吁地冲向张作霖大呼大叫:“快跑!快随我跑呀!……”

“天义!”张作霖在木囚笼中,双手被长长的铁镣紧紧锁住,他急得心烦意乱,拼命挣扎,叫道:“我镣铐加身,又如何能够跑掉呢?”

“他妈的!”杜立三直到这时,方才看清木笼里的张作霖,手脚被镣铐锁缚,无法动弹。他一时激愤,怒火万丈,猛地挥起铁拳头,左右开攻,顷刻之间,便将那木囚笼三

第二十六章 张雨亭涉嫌入圈套 杜天义冒死劫法场

拳两脚，砸得粉碎。张作霖也拣来一块大石头，砸开脚镣，随即蹦下车来。杜立三二话不说，便扑上去架起了遍体鳞伤的张作霖，趁着大街上人慌马乱，跳上了路边两匹预先由杜立三备下的马，抄着近路，快马加鞭，一阵蹄声嘚嘚的快跑疾奔，眨眼转瞬之间，便已逃出了北镇城门。

当天夜里，大难不死的张作霖来到了杜立三的辘子土窖。

“天义兄！你救了我张雨亭一命，胜似再生父母！”张作霖“扑通”跪倒在炕桌前，涕泪滂沱地哭道：“今生今世，我就是变牛变马，也要让你驱使！绝不后悔！”

“雨亭！”油灯昏黄的火焰，在杜立三那张黧黑的脸膛跳动，他一拍胸口说：“你我早已是换了帖子的朋友，一条线上拴的两只蚂蚱，命运相连！这回你被北镇县问成死罪，也是受我杜天义的牵连，所以兄弟我听说你要问斩刑，便就冒死前去劫法场！日后天义还要多多借重于你呢！”杜立三说着，朝门外一拍巴掌，叫道：“烧火做饭，今日我们哥俩‘啃富’！^①还要‘搬姜子’！^②”一个小匪崽子进门问道：“大当家的，弄什么饭？押腰子^③还是星星闪^④？”

“好不好！”杜立三连连摇头。

① 黑话：吃饭。

② 黑话：喝酒。

③ 黑话：大米饭。

④ 黑话：小米饭。



小匪崽子讨好地笑道：“那么是翻张子^①？还是排龙^②？”杜立三拍桌子叫：“啥也不要，干脆给我们哥俩来点‘漂洋子’！”^③对了，再来一坛子烧酒！……”小匪崽子应诺一声，转身离去。不一会，只见几个小匪鱼贯而进，连将几碟菜肴摆上了桌子。张作霖见桌上摆的是油炸铁雀、炙山猫、煮鹌鹑、炒山鸡和熏猪蹄，又见杜立三端来两只大海碗，捧酒坛子倒了满满两大碗，心中暗暗叫道：“没想到匪绺子吃得这么好！”他一碗酒下肚，说：“天义兄，以往我张雨亭不信绿林能成气候，今日方知绿林原是英豪集聚之地，难怪梁山泊有一百多英雄集在那里！如果天义兄不嫌弃，我张雨亭就情愿从此落草了，随你打家劫舍，如何？”

杜立三大喜，紧紧抓住张作霖的手，道：“雨亭，大哥早就等着你这句话呢！既然如此，你从此便在我杜天义的绺子上，当‘料水’吧！”“行！”张作霖双手捧碗，将烧酒一口饮干，抹抹唇边的酒珠说：“只要能给我张雨亭一口饭吃，你就是让我干啥都行！”……

张作霖自从与杜立三喝了入伙的酒后，便在绺子上入了伙。初次，张作霖对杜立三言听计从，从“料水”的小匪，一直升到“梁台”，“水箱”，“炮头”。久而久之，张作霖便处处感到难于忍受杜立三管束。两人虽然日渐貌合神离，心怀疑态，但始终没有反目成仇。直到张作霖来土匪

① 黑话：烙饼。

② 黑话：面条。

③ 黑话：包饺子。

第二十六章 张雨亭涉嫌入圈套 杜天义冒死劫法场

绉子的第二年秋天，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，张作霖与杜立三在土窖里喝酒，直至三更时分，杜立三已醺醺大醉，张作霖便偷偷地从马棚里牵出一匹马，只身逃离了土窖。从此，张作霖与杜立三分道扬镳，另拉起大排，成了另一个匪绉子里的头目！虽然如此，这些年来，张作霖到八角台和张景惠拉绉子办起了团练，还依然和杜立三是情投意合的弟兄。但是，张作霖自被新民府招抚，为避嫌疑，早已与杜立三断绝了往来。谁知这一次祸从天降，新民知府增韞竟然无中生有的诬他暗中勾连巨匪杜立三。

张作霖从床榻上翻身爬起来，在他的眼前又闪现出殷鸿寿那双诡诈的眼睛。为洗清不白之冤，张作霖向殷鸿寿痛陈苦衷，怎奈殷鸿寿早已与增韞勾结，任张作霖如何辩白，也难于解除他对的重重疑云。殷鸿寿竟然强迫张作霖前去三界沟围剿巨匪杜立三，以试伪真。这又将如何是好？

“唉唉！莫非真让我张作霖从此留下千古骂名吗？！”张作霖深知，他与杜立三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，如果自己真为洗清委屈，设下计谋圈套，也像对侯老疙瘩那样，将杜立三谋杀，那就势必为晓知内情的朋友所不齿，千古留下骂名！但是，公然地道逆奉天大员殷鸿寿的命令，担之抗之，要必然落得一个丢官弃职的结局。身败名裂的下场已是不可避免了！张作霖自感进退维谷，束手无措。在此重重困境之中，张作霖想起增韞对他的排挤压制，有心从此脱离官场宦海，但他转念又一想，升官晋爵，封妻荫子，乃是他投靠大清朝廷的初衷。如今他仕途刚有起色，竟然



张作霖传奇(第三卷)

因此半途而废，实在不甘心！唉……他忽然翻身爬起，咬紧牙关，浓眉紧蹙，一个决然之计已在胸臆拟就。

“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！干！”张作霖暗暗地叫道，拍案而起。张作霖从榻上跳下，他决心已定，派人请来哨长张景惠。

“大哥！莫非对那增韞有了什么应急之策了吗？”张景惠进了房门，见刚才还愁眉不展，长吁短叹的张作霖，此时已是脸露笑容，便疑惑地望着高深莫测的张作霖，探询地问道。“叙五！你过来，听我慢慢地细说！”张作霖又坐在榻上，烧起了大烟灯，说道：“咱哥们现今真好比走在刀刃上，是武大郎服毒，吃也是死，不吃也是死！唉唉唉，与其我们被增韞、殷鸿寿灰溜溜地赶出新民，不如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！哥们交情自是可贵，可如今也顾不得了许多了，只好拿杜立三的人头来换咱哥们的前程了！”

“大哥！你莫不是疯了吗？！”张景惠闻言大惊大骇，变得脸色煞白。他以惊讶的眼光重新打量着这位歃血为盟约兄长，万万也没有想到他居然如此绝情，竟然对自己有患难之交的独立三也起了杀心。张景惠说道：“依叙五之见，增韞这狗官的圈套，是万万也不能上的呀！为了脱这顶匪帽子，当初我们弟兄三人听从了大哥的劝说，方才走到今天这一步！其实，当官又何等的艰难啊！早知今天，何必当初？如今仔细思之，倒不如就在那匪缎子操绿林勾当，也比在这官场里钻营强得多呀！……”

第二十六章 张雨亭涉嫌入圈套 杜天义冒死劫法场

张作霖长长地喘了一口气。在他耳边，又响起了当年在辽西流传的一首民谣：

“当胡子，不发愁，
打劫银子装满兜。
吃大菜，住妓馆，
花钱好比江水流。
枪就别在腰后头，
真比神仙还自由。”

“大哥！”张景惠紧紧地抓住张作霖的双手，苦苦相求道：

“如果那增韞狗官逼得太紧急时，倒不如依了阁臣的话，索性把人马拉回到八角台去，当个比神仙还自由十倍的山大王吧！”

“胡说！”张作霖恼了，他决心已定地说道：“我张雨亭办事，历来只能往前，不能往后！说话就如泼出去的水，绝不可收呀！再说，我们弟兄虽受尽了增韞的百般刁难。但毕竟已得到奉天督军增祺的信用，有沈姨太的暗中相助，将来增祺必要将我们弟兄重用。姓殷的委员不过是不清真相，为虎作伥。只要我们真能将杜立三的人头拿来，到那时非但殷鸿寿和增韞对我们无可奈何，即便增祺也只有任用我们，别无他途。事到如今，我张雨亭便是有千难万险，也要往前闯了！”



“大哥呀！叙五是你的挚友，不能不冒死相劝！”张景惠跪地求道：“此事关系重大，还盼大哥三思而动，杀一个杜立三事小，名声却是极大。要一个官儿帽子无关紧要，如果因此而留下千古骂名，咱兄弟纵然高官厚禄，怕也不能名垂青史呀！”

“什么叫名垂青史？我张雨亭只求封官荫子，只求生前荣耀！”张作霖激动地一拍桌案，叫道：“亘古以来，依雨亭观之，哪一个当上大官的人心不狠？哪一个有功勋作为的人，不心黑手辣？如果我们庸庸碌碌混过一生，不如大刀阔斧地干一场！妈拉巴子，我张雨亭决心轰轰烈烈地干上一场！……”张景惠哪里肯依，他继续跪地陈词道：“雨亭大哥，叙五只求你万万不可杀掉杜立三！……”

“叙五！”张作霖见张景惠宁死不肯依从，他忽然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地上，涕泪滂沱地说道：“在此关键时刻，雨亭只求你鼎力相助，以成全大事了！……”

张景惠万没想到张作霖居然给他跪倒，一时震惊地怔住了。